

# 譚嗣同全集

中華書局

譚嗣同全集

海鹽張元濟題

譚嗣同全集(增訂本)

(全二册)

蔡尚思 方行 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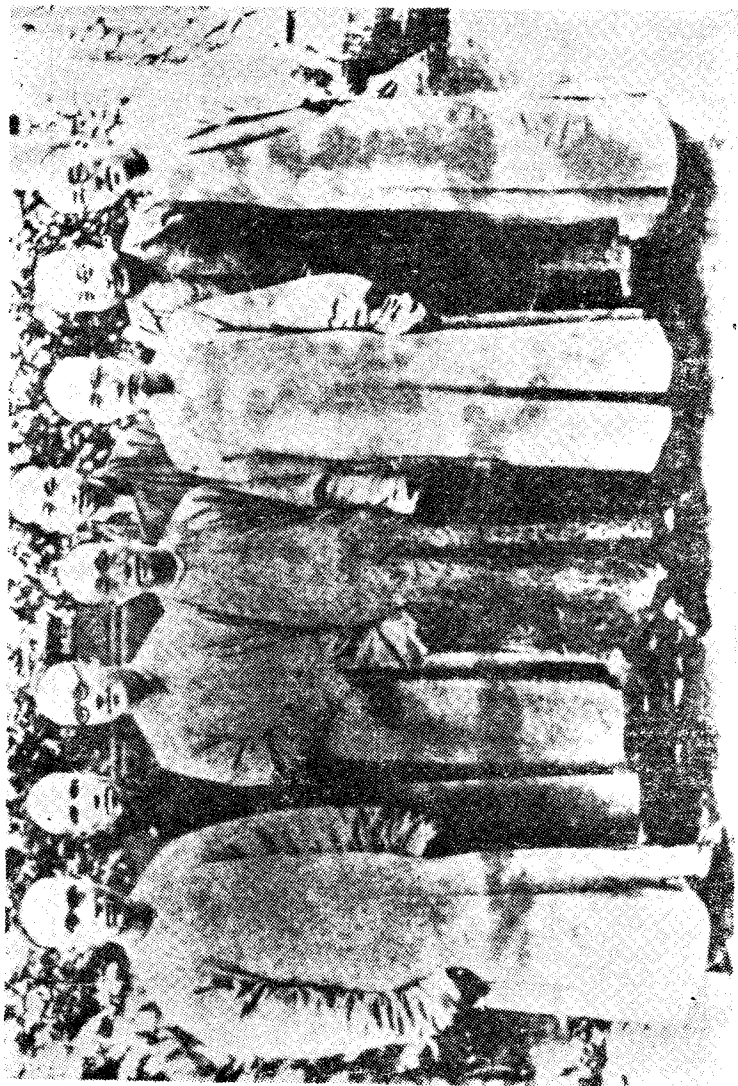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3/32·18<sup>5</sup>/<sub>8</sub>印張·417千字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1,000册  
統一書號：11018·828 定價：2.10元



譚嗣同像



湖南時務學堂總理及教習光緒戊戌春夏間合影

(自左至右：葉覺邁、譚嗣同、王史、歐樂甲、熊希齡、韓文舉、唐才常、李維格)

姓天之大原亦能言出此取  
千年之禍亂與今日直掃  
舊格格衝決網羅之故使  
光刺之不能休已得如于  
亦無多少通事之亦上座大  
之世之平才量所能為  
左原之能過樸文與板之

譚嗣同致汪康年書

袁信和者。爾等湖廣  
 志愛。可表之。謝得軍  
 概得。不用馬了。昨送來  
 者件。新不。我在此  
 毛不受。爾等不。見  
 惟王五界。當德進。此  
 並沈。只。通。依  
 等。湖北。由。依  
 我們。不必。了。何  
 回湖北。昨。取  
 書。子。其。下。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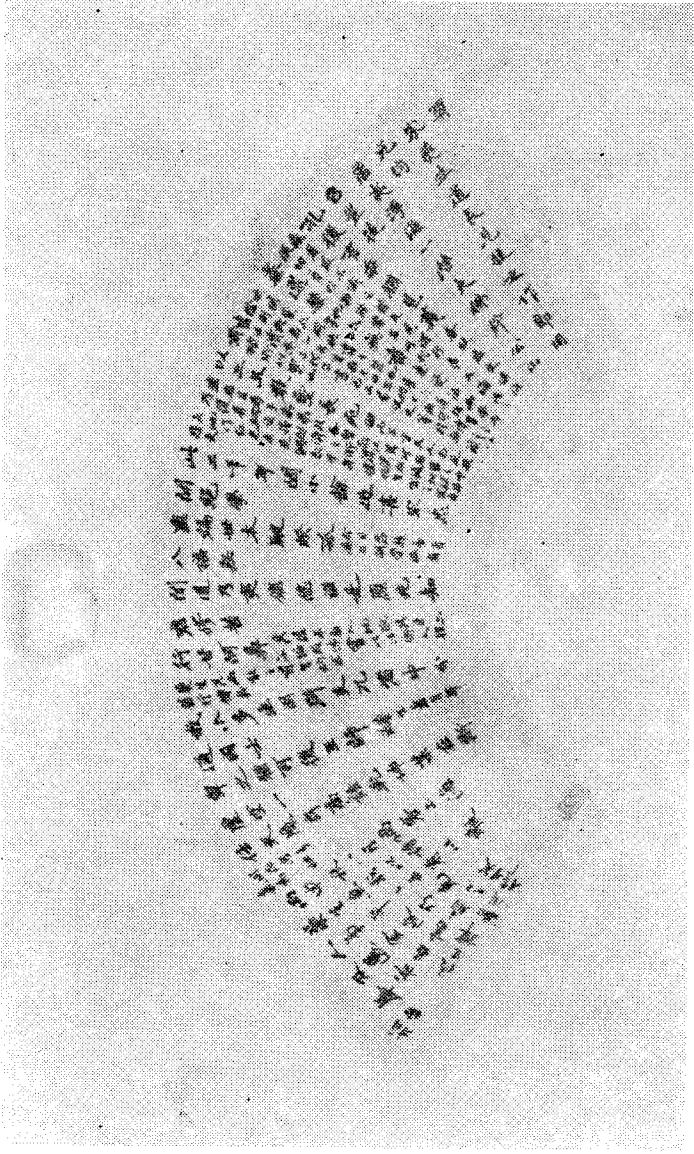
譚嗣同獄中手札之一

高往... 此在... 舟香... 一舟... 左林... 信... 節... 使...  
 主人...

去年... 送... 衣... 枕... 柏... 柏... 又... 於...

譚嗣同獄中手札之二，三





譚嗣同答宋恕詩書扇 田家英同志藏

光緒·酉  
 天閣文  
 金陵之刊

東綺齋  
 氏三十  
 舊學第  
 劉善涵題

光緒·酉  
 芬蒼齋  
 金陵之刊

東綺齋  
 氏三十  
 舊學第  
 劉善涵題

譚嗣同“舊學四種”內封與內封裏

光緒·酉  
 遠遺堂集外文  
 金陵之刊

東海齋  
 氏三十  
 舊學弟  
 唐才常題

光緒·酉  
 石菊影廬筆識  
 金陵之刊

東海齋  
 氏三十  
 舊學弟  
 唐才常題

譚嗣同“舊學四種”內封與內封裏

## 編者的話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又號華相衆生、東海寰冥氏、通眉生、通眉苾芻、寥天一閣主等，湖南瀏陽人。生於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在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政變中死難。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則超於維新派其他人物之上。

譚嗣同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嗣同少從歐陽中鵠學，受正統的封建教育。但他鄙視科舉，好今文經學，甚贊龔自珍、魏源；又喜讀王夫之《船山遺書》，對自然科學尤致力探討。

譚嗣同幼年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孳苦”，“遍遭網倫之厄”，“涵泳”封建禮教之苦，較早就“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sup>①</sup>。一八七七年（清光緒三年），譚繼洵補甘肅鞏秦階道，嗣同曾幾次往來於直隸（今河北）、陝西、甘肅、湖南、湖北、山西、安徽、江西、江蘇等地，觀察社會風土，目覩災民流離，哀鴻遍野，感觸甚深，而有“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猶是，人民復非”<sup>②</sup>之歎。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慘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深重的民族危機，使具有強烈愛國思想的譚嗣同憤感“創鉅痛深”，再不能“守文因舊”、“苟且圖存”了，因而“屏棄一切，

---

① 譚嗣同：《仁學自敘》。

② 譚嗣同：《三十自紀》。

專精致思”<sup>①</sup>，倡導新政，立志變法。籌建算學館，“先小試於瀏陽”，作為“湘學之先導”。主張革除書院舊章，以崇實學；又要求改變科舉考試制度，“宜令各兼西學一門，以裨實用”，“不兼西學，雖制藝極工，概置不錄”<sup>②</sup>。

這時，康有為等在北京、上海設立強學會，遭后黨封禁，譚嗣同不勝憤慨，痛斥“自虐其人以供外人魚肉”<sup>③</sup>，對腐朽的清政府極表不滿。

一八九六年春，譚嗣同到了北京，和梁啟超相結識，聽到了康有為等的變法主張；也曾謁見翁同龢，“暢談洋務”<sup>④</sup>。旋奉父命，以同知入貲為候補知府，分司浙江，遂出京到南京。他除一度赴湖北外，在南京時“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羣哲之心法”，奮臂著述，寫有《仁學》等作品。《仁學》闡發了君民關係的新觀念，說：“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君是要“為民辦事”的，臣也是“助辦民事”的，揭穿了相傳已千百年的君權神授觀念的虛假性。鮮明地指出：“天下為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衝決網羅，滌蕩舊俗，給予歷代封建專制制度以猛烈的抨擊。

一八九七年五月，譚嗣同與楊文會、劉聚卿、茅子貞等倡設金陵測量會，籌劃購置儀器，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並往返滬、寧，與梁啟超等商討學術，規劃天下事，還發起成立不纏足會。這年，與湖南的維新志士開辦了時務學堂，編輯出版《湘學新報》、《湘學報》積極展開維新宣傳。一八九八年二月，嗣同携眷返湘，先後在南學會講了《論中國危急》、《論今日西學與中國古學》、《論學者不當驕人》、《論全體學》等，號召“聯合眾力，官民上下，通為一氣，相維相

① 譚嗣同：《上歐陽瓣蘊師書二》。

② 譚嗣同：《乙未代龔芝生侍郎奏請變通科舉先從歲科試起摺》。

③ 譚嗣同：《上歐陽瓣蘊師書二五》。

④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繫，協心會謀”<sup>①</sup>以圖國事。

三月七日，《湘報》創刊，譚嗣同承擔編務，手撰《湘報後敘》，大聲疾呼，要創學堂、設學會、辦報刊。同時，與唐才常等設湖南不纏足會，與熊希齡等組延年會，並在瀏陽倡建羣萌學會。

由於譚嗣同等的擊劃和努力，取得了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等的支持，在湖南推行新政，成爲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因而與守舊派展開激烈的鬥爭。湖廣總督張之洞就以“新出《湘報》其偏尤甚”，擔心“遠近傳播，必致匪人邪士，倡爲亂階”而制止它發行。時務學堂教習有的動搖了，譚嗣同則昂然宣布“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不然，則真亡種矣”<sup>②</sup>。

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譚嗣同得侍讀學士徐致靖的保薦，於八月二十一日到京，以爲“朝廷毅然變法，國是大有可爲”，“於是益加奮勉，不願自暇自逸”<sup>③</sup>，被擢爲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參議新政。他在新舊鬥爭日益尖銳、光緒皇帝擔心“朕位幾不保”之際，主觀地去拉攏當時手握軍權的袁世凱，結果爲袁世凱所出賣。瞬息之間政變突發，有人極力勸他出走，嗣同謝曰：“不有行者，誰圖將來；不有死者，誰鼓士氣？”“我國二百年來，未有爲民變法流血者，流血請自嗣同始”<sup>④</sup>。接着，與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等被執下獄，於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同時就戮，世稱“戊戌六君子”。“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慷慨赴義，年僅三十四歲。他留下了十多部著作，其中有許多積極的東西，但也滲雜了一些封建糟粕和唯心論，而他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和英勇就義的精神，給此後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是

① 譚嗣同：《論全體學》。

② 譚嗣同：《上歐陽澥師書三》。

③ 譚嗣同：《致李閔書二》。

④ 《清國殉難六士傳》《知新報》第七五冊。

有着很大影響的。

## 二

譚嗣同在短促的一生中，所寫的論著，在他生前只刻印過《東海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即《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補遺一卷，《遠遺堂集外文》初編、續編，《石菊影廬筆識》二卷，即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丁酉金陵刊本；另有《興算學議》，為歐陽中鵠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在湖南刊印。其他撰述，都是譚嗣同死後陸續出版的。如《仁學》，從一八九九年一月起，分別在日本橫濱出版的《清議報》和上海出版的《亞東時報》上陸續發表。一九〇〇年，唐才常死難不久，有譚、唐的《瀏陽二傑遺文》出版。辛亥革命後，《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在長沙出版。後來商務印書館則出版了《戊戌六君子遺集》。另有上海文明書局編的《譚嗣同全集》，和後由羣學社改版的《譚嗣同集》。此外，有上海中華圖書館出版的《譚復生文鈔》，以及與章炳麟著作合編的《章譚文鈔》等。這些刊本都只搜集了譚氏部份著作，並且校印多訛。

抗戰勝利後，因《新文化半月刊》的編務，我和蔡尚思同志常相往還，談到我國近代革命史上的許多思想家，他們的著作很多未曾輯集，多數散見於報刊上，我們就建議要為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編輯專集。得周建人、鄭振鐸同志的積極支持，決定先編《譚嗣同全集》。經多方努力，搜集了譚氏已刊單行本，包括影印和排印的書簡。並承顧廷龍同志的協助，提供上海合衆圖書館所藏的譚氏許多未刊手札。可是當年載有譚氏文章的報刊，如《湘報》全份，就難以覓得，只好從《湘報類纂》上轉錄譚氏的幾篇遺文。這些文章和書札，就請陳子展等同志分別整理標點。還沒有來得及嚴訂編例，詳加校勘，時已一九四八年冬，上海白色恐怖日益嚴重，這些抄稿恐難保存，即交徐伯昕同志携港，由生活書店出版。轉瞬上海解

放，我們均忙於新的工作，無暇及此。由於許多關心此書的同志催促，希望它能早日問世，這就是一九五四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的《譚嗣同全集》，其中無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缺點和漏誤。

### 三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我國文化事業日益發展，圖書文獻的收藏日益豐富，從而有機會看到譚嗣同著作的手稿、手札，如借到了原為張次溪先生珍藏的《秋雨年華之館叢書》手稿（現藏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封面上有譚氏手書“乙丁之際”和“東海襄冥氏三十以後新學第二種”字樣，足證此書寫於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間，但內容與一九一二年長沙刊本有很多不同，其中有許多篇還是從未刊載過的。又如譚嗣同的手札，在各地又陸續有所發現：如寫給張薊雲的信（藏天津歷史博物館）；寫給鄒岳生和他妻子李閏的信（藏湖南博物館）；寫給劉世珩的信（藏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寫給徐蓉生的信（藏上海博物館）；寫給劉世珩的信六通，為李友梧舊藏，今存抄件；寫給唐才常的“三月十四日”一信，為唐才質舊藏，承鄧潭洲同志抄寄。這些手札、原抄的發現，對研究譚嗣同思想的演變及學術見解，均很重要。又如譚嗣同在《湘報》上發表的文章，過去只能從《湘報類纂》轉錄有限幾篇，現在可就《湘報》全帙輯集，至於譚嗣同過去發表過文章的清季其他報刊，如《時務報》、《湘學報》、《農學報》、《清議報》、《亞東時報》、《國民報》等，也都一一找到。這樣，不僅可釐正異文，且可確定各篇文章發表的時日。尤其是《仁學》為研究譚氏政治學術思想的重要著作，這次才弄清了它的版本源流及多處脫漏乖誤。

基於上述種種，深感三聯版《譚嗣同全集》，實不能滿足當前學術研究工作的需要。因此，重予編校，增訂出版，內容比前約豐四分之一。



《譚嗣同全集》增訂本和三聯版有許多不同，主要是：

一、重行編次，依據原著時序 三聯版原分四卷，卷一是論文，卷二是記敘性質的散文，卷三是書信，卷四是詩和其他韻文。當時只是按照“文章分類”，沒有考慮寫作的時序。這次增訂，凡譚嗣同生前已編專集自定稿本的，一般保持原狀。散見在報刊上的文章，以撰成或發表時間為序。手札不論已刊未刊，大體上做到各按時序輯為《書簡》。

二、增輯佚文，收集力求完備 瀏陽算學會，是甲午戰後譚嗣同組織的學術團體，它對湖南維新運動的開展起過作用。以前，我們只收了《興算學議》（《上歐陽中鵠書》），後來看到《瀏陽興算記》的稿本，內有《開創章程》、《經常章程》等，可以比較具體地瞭解這一團體的性質、內容和任務。譚嗣同書簡，除上面提到新發現的以外，還搜輯了散見其他書刊的佚札，如從狄平子《平等閣筆記》中輯出《致梁啟超書》，從中島直雄《續對支回顧錄》中輯出《致畢永年書》。還有一些初未署名的文章，經過考核，確為譚氏作品，亦予輯入。如《讀南海康工部條陳膠事摺書後》刊於《湘報》第十六號康有為奏稿前面，沒有署名；續刊《湘學報》第三十一冊，文末署“瀏陽譚嗣同跋”，足證為譚氏手筆。

三、選擇底本，判明各篇出處 在修訂時，凡是手稿、手札，都按原稿編排；如係當時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一般都按最早的印本編入；而有附語或異文的，均加校註和說明。如先在報刊上發表，然後結集的，都按原報錄入。《秋雨年華之館叢書》，最初根據北京圖書館所藏民元（一九一二年）長沙印本輯入，後來看到手稿，且多出詩文多篇，今據手稿。至於譚嗣同在《湘報》發表各文，今均據《湘報》，並註明發表月日。

四、校勘異同，探索版本源流 《仁學》一書，三聯版是按照清季在日本出版的鉛字排印本編入的。後來，我們找到了一九〇